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第十八回 蒲其寨半路獲凶人 昌平縣大堂審要犯

卻說趙萬全席散之後，約定後日一準動身。午後在寨內，各街遊玩一會，到了上燈時節，馬榮已經回來。喬太心下疑惑，暗道：「他往來也有一百餘里，何以如此快速，莫非身有別故麼？」奈邵禮懷同在一處，不便過問，因說道：「馬大哥，可有什麼朋友可遇見？邵兄正在紀念呢，謂今日杯酒盤桓，少一尊駕。」馬榮也就答話說道：「小弟今日未能奉陪，抱罪之至。」邵禮懷也是謙恭了兩句，彼此分手，來至寓中。萬全見禮懷已走，忙道：「馬哥何以此刻即回，莫非未到衙門麼？」馬榮道：「應該這廝逃走不了，在未多遠，巧遇從前在昌平差快，現在這萊州當個門差。我將來意告知於他，他令我們只管照辦，臨時他招呼各快頭，在半途等候。此人與我辦幾件案子，凡事甚為可靠，此去諒無虛言。好在只有明日一天，後日就要動身的，即使他誤事，將他押至本地衙門，也可逃走不去。」萬全更是歡喜。光陰易過，已至三天。這日五更時候，邵禮懷先命人送來一個包袱，另外一百兩銀，隨後本人到了店內，將房飯開發清楚，五人到緞莊內告辭。由此起身出了東寨，直向曲阜大道而來。走至巳正光景，離寨已有二三十里路徑。萬全不走了，禮懷笑道：「老哥雖生長是北方人氏，這行道兒的徑兒，還比不得小弟呢。」萬全也不開口，又走了一二里路徑，見來往的行人，比先前少了許多，站定身軀，向著邵禮懷說道：「愚兄有句話動問賢弟。」邵禮懷道：「老哥何事？你快說來，你我二人計議。」萬全方要向下說去，馬榮與喬太早已隨過來，高聲說道：「趙三哥，你既領我們到此，此事也不關你問了，俟我們同他扳談。請問你由湖州到此，有一販絲姓徐的，可是與你同行的麼？高家窪死兩人，奪了車輛，你可知與不知？常言道，殺人抵命，天理昭彰。你若明白一點，咱們還有好交情，留點面情與姓邵的，你講吧！」

邵禮懷見他三人說了這話，如同冷水澆人滿身，不由的心中亂跳，面皮改色，知道事覺，趕著退一步，到了大路口，向著趙萬全罵道：「狗頭，咱只道你受人欺負，特去為你報仇，誰知你用暗計傷人！小徐是俺殺的，你能令我怎樣！」說著掀去長衫，露出緊身短襖，排門密扣，緊封當中。萬全冷笑道：「你這廝到了此時，還這樣強橫，可知小徐陰靈不散！他與你今日無冤，往日無仇，背井離鄉，不過為尋點買賣，你便圖財害命，喪盡良心。可知陰有閻羅，陽有官府，現在昌平縣狄太爺，登場相驗，緝獲正凶。你若是個好漢，與他們一同投案，在堂上辯個三長四短，放釋回來，免得連累別人。苦思在此逃走，你也休生妄想。」話未畢，只見馬榮邁步進前，用了個獨手擒王勢，左手直向喉下截來。邵禮懷如遇了對頭，還敢怠慢？忙將身子一偏，伸手來分他那手，馬榮也就將手收轉，用了個五鬼打門勢，兩腿分開，照定他色囊踢去。邵禮懷見他來得凶猛，隨即運氣功，將兩卵提上去，反將兩腿支開，預備他膝下踢來，用道士封門法，將他夾起，摔他個筋鬥。喬太在旁看得清楚，深恐馬榮敵他不過，忙由背後一拳打來，邵禮懷曉得不好，只得將身子一竄，到了圈外，邁步想望東奔走。趙萬全哈哈笑道：「俺知道，就有這鬼計。為你逃走，也不來此一趟了。」說著動身如飛，撲到面前，當頭將他擋住。邵禮懷心下焦急，高聲說道：「萬全老哥，也不必迫人迫急了，此事雖小弟一時之錯，與老哥面上從無半點差池，何故今日苦苦相逼！你道我真逃走了麼？」當時兩手舞動猴拳，上下翻騰，如雪舞梨花相似，緊對萬全身上沒命打來，把個馬榮與喬太倒嚇得不敢上前，不知他有多大本領。趙三見了笑道：「你這伎倆，前來哄誰！你師父也比不得我，況你這無能之輩。欲想在俺前逃走，豈非登天向日之難。」當時就將兩袖高卷，前後高下，打著一團。眾人在旁看得如兩個蜻蜓一樣，你去我來，不知是誰勝誰負。約有一時之久，忽然趙萬全兩手一分，說聲：「去罷！」邵禮懷早已一個筋鬥，跌出圈外。馬榮眼明手快，跳上前去，將他按住，喬太身邊取出個竹管吹叫，兩下遠遠來了許多差快，木拐鐵尺蜂擁而來——乃是馬榮昨日遇見那個門總，約在此地埋伏，此時走到前來，見凶犯已獲，趕著代禮懷將刑具套上。一干人眾，推推擁擁，直向萊州城而來。

到了州街，天已將黑，隨即請本官過堂，也不審問口供，飭令借監收禁。哪知就此一來，趙萬全雖是負義出頭，代死者伸冤，找到這蒲其寨內，誰知倒令萊州府的差快，騷擾了許多錢財。俟他們去後，請官出了拘票，說立大緞莊，與邵禮懷同謀害，是他的窩家。這日差役下去，把個執事人嚇得魂飛天外，叫屈連天，花了許多使用，復又命合寨公保，方才把這事了結。此是閒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馬榮在萊州府照牆後，尋了客店，住宿一宵，次日清早，由官府出了文書，加差押送。當時在監內提出凶犯，上路而行，過府穿州，不到日日光景，已到昌平界內。馬榮先命應奇前去稟到，報知狄公。到了下晝之時，抵了衙署。狄公見天色已晚，傳命姑且收禁，當時將馬榮等人傳了進去，問了擒獲的原因，又將趙萬全稱讚一番，令他各自安歇。一宿無話，次日早晨，狄公升堂，將邵禮懷提出，此時早驚動左近的百姓，說高家窪命案已破，無不擁至衙前，群來聽審。只見邵禮懷當堂跪下，狄公命人開了刑具，向下問道：「你這人姓甚名誰，何方人氏，向來作何生理？」但聽下面答道：「小人姓邵名禮懷，浙江湖州人氏，自幼販湖絲為業。近日因山東行家缺貨，特由本籍販運前來，借叨利益。不知何故公差前去，將小人捉拿來署？受此窘辱，心實不甘，求大人理楚。」狄公冷笑道：「你這廝無須巧飾了，可知本縣不受你欺騙的。你為生意中人，豈不知道個守望相助，為何高家窪地方，將徐姓夥伴殺死，復又奪取車輛，殺死路人？此案情由，還不快供供來！」邵禮懷聽了這話，雖是自己所乾，無奈癡心妄想，欲求活命，不得不矢口抵賴，說：「大人的恩典！此皆趙萬全與小人有仇，無辜牽涉。小人數千里外貿易為生，正思想多一鄉親，便多一照應，豈有無辜殺人之理。這是小人冤枉，求大人開恩。」狄公道：「你這人還在此搪塞，既有趙萬全在此，你從何處抵賴！」隨即傳命萬全對供。萬全答應，在案前侍立。狄公道：「你這狗頭，在公堂上面，還不招認！你且將他托售絲貨的原由，在本縣前訴說一遍。」萬全就將當時，原原本本駁詰了一番，說他托售之時，言下姓徐暴病身死，此時何以改了言語。邵禮懷哪肯把供，直是呼冤不止。

狄公將驚堂一拍，喝道：「大膽的狗頭，有人證在此，還是一派胡言。不用大刑，諒汝不肯招認。」兩旁一聲吆喝，早將夾棍摔下堂來，上來數人，將邵禮懷按住行刑。差役早將他拖出左腿，撕去鞋襪，套上絨繩，只聽狄公在上喝收繩，眾差威武一聲，將繩一緊，只見邵禮懷臉色一苦，「呀嚇」一響，鮮血交流，半天未曾開口。狄公見他如此熬刑，不禁赫然大怒，復又命人取過小小錘頭對定棒頭，猛力敲打，邵禮懷雖學過數年棍棒，有點運功，究竟禁不住如此非刑，登時大叫一聲，昏暈過去。執行差役趕上來，即回稟，取了一碗陰陽冷水，打開命門對面噴去，不到半刻光景，禮懷方漸漸醒來。狄公喝道：「汝這狗頭是招與不招？可知你為了幾百銀子，殺死兩人，累得兩家老小。以一人去抵兩命，已是死有餘辜，在此任意熬刑，豈非是自尋苦惱。」邵禮懷仍然不肯招認。

狄公道：「本來不與你個對證，你皆是一派遊供。趙萬全始作罷，孔客店你曾住過。明日令孔萬德前來對質，看你尚有何辨！」當時拂袖退堂，仍將邵禮懷收監，補提孔萬德到堂對質。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